

# 山韭香满院

□ 江岩

山韭菜在老家随处可见。每到春天,如果来几场透雨,不用几天,田间地头、坡根堰边,一簇簇鲜嫩无比的山韭菜就偷偷地“冒”了出来。随手采上一小捆,回家煮上一碗面条,或包上一顿韭菜鸡蛋馅饺子,那嫩绿的颜色,那飘香的味道,会让你胃口大开。母亲最拿手的是农家手擀面,煮几个荷包蛋,再用花椒油炝上少许鲜韭菜,想起来就清香四溢、幸福满屋。

山韭菜春天最好吃,特别是头茬韭菜。春雨过后,像刚刚沐浴过的少女,娇嫩欲滴,婀娜诱人。这时候城里的踏青族,还有外地的驴友,开车几十里,甚至上百里,来我们老家挖山韭菜。置身深山僻野,信步蜿蜒小道,既赏心悦目,又放松心情。有的还带着孩子体验田园之乐,孩子们像脱缰的小马儿,一路野趣,满地撒欢儿,童真的笑

声,快乐的心情,满脸春天般的和煦。如果这个季节回家,总可以吃上最生态、最新鲜的山韭菜。

山韭菜秋天最出味,特别是晒干后味道更醇正。秋忙时节,一些勤俭的妇女,歇脚的工夫就能麻利地采上几捆,回家择洗干净,切碎晒干,冬天都可以吃上飘香的山韭菜。我喜欢山韭菜,特别喜欢母亲做的风味抿节。到了冬天,一家人围在炉边,用干韭菜炝油,我会美美地喝上好几碗。女儿小时候偏偏不喜欢,老说吃不惯。母亲总会替孩子圆场,说小孩子嗓子眼儿细。现在孩子长大了,抽空还会和我一起回家,上山挖韭菜。吃着农家饭,闻着韭菜香,我仿佛看到了春天那满眼的嫩绿、那蓬勃的希望,在悄悄地孕育,在偷偷地生长。

山韭菜,是大自然馈赠的美食,更是对山里人的褒奖。金秋时节,韭菜飘香,上山采回来的韭菜研磨后腌制成酱,营养丰富,味道

鲜美。记得念小学时,班里一位同学的父亲每年秋天都要采酿好多好多的韭花酱,到外县走村串户叫卖,赚钱贴补家用。印象特别深的是学校收书费时,那浸透韭花清香的钱币,总会让老师痛快地打几个喷嚏。今天再想起来,还能感受到那种亲切的回忆,那种特别的温暖。

小时候家里穷,但日子过得很快乐。那是因为父亲的勤劳、母亲的俭朴。外出读书求学,韭花酱就是我的美味咸菜,大家一起围而食之,快乐已成为回忆。现在工作了,每年秋天,父母还会捎来新鲜的韭花酱。扑鼻的清香,熟悉的味道,幸福感油然而生,那是一种无声无息、体贴无微的疼爱。岁月流逝,不经意间孩子长大了,才真正地懂得了“儿孙催人老”的道理。父母辛苦了大半辈子,年纪也大了,但仍闲不下来。

在外吃火锅,那种被细细研磨

的韭花酱,自然比不上老家石碾石臼捣磨出来的味道好、口感正。山韭菜生在山里,山韭花长在山上,那吮吸大自然之灵气的浓郁清香,那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,总能给你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。

又是一年韭花香,那温暖而熟悉的味道记忆,一下子把思绪拉回了幸福的小山村。青青的石板巷,留下了儿时美好的记忆,书写着刻骨铭心的乡愁。老家坐落在太行深山沟,四周群山环绕,进村只有一条曲折蜿蜒的山路。过去说媒的人一提这个地方就直摇头,还有人用“头上顶着三个半星星、挑个水桶扭不转身”形容这里的偏僻和苦寒,但山里人勤劳而倔强,诚实而善良。有时在想,野山韭尽管生长环境贫瘠,但依然默默无闻地生长着,生生不息地延续着,不争春,不斗妍,不懈怠。

(作者单位:涉县县委政法委)

# 菜花香浓

□ 郭俊岭

难得轮休一天。晨起,猛然嗅得满鼻香,原来,路旁的栾树都已次第开花了……只见树干弯曲升空,枝细叶稠,错落伸出半空,纤细枝头又托起簇簇黄花。远望黄花,金黄鲜艳,像粒粒金珠镶在一起,稳稳地向上翘望,阳光一照,泛出温润的金光。远远望去,一路金灿灿,煞是壮观!

栾树开花了,国庆和中秋就快到了。

作为一名老民警,天命之年,已经参加了近30个国庆安保:20年大庆出生;30年大庆略有印象;40年大庆正在上学;50年大庆、60年大庆,70年大庆,已经身着警服成为国庆安保的一员。生于栾、长于栾,每年栾树开花挂果时,就是国庆之时,满树的花开,以及灯笼似的红果,和鲜艳的国旗遥相呼应,别是一番情景。

尤其是去年,我们举行七十年国庆安保誓师——

“好男要从警,好钢用刀刃,我们要为自己选择从警而自豪。大家说,能不能完成任务?”

“能!”

近千人的队伍一声承诺,喊出了人民警察的气势和神威。路旁的一簇簇栾花也闻之震撼,迎风飒飒作响,那场景仿佛还在眼前……

之所以喜欢栾树,因为栾树是我们栾城的“县树”(确切地说现在应该叫“区树”,2014年栾城已经撤县设区)。小时候的记忆中,街头巷尾,乡间小路,田间地头,栾树随处可见。栾树为落叶乔木,树形端正,枝叶茂密而秀丽,春季嫩叶多为红叶,夏季黄花满树,入秋叶色变黄,果实紫红,形似灯笼,美丽多姿。

栾城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,栾树的历史应该更长。据《周礼 春官冢人》及《春秋纬》等记载:天子坟高三仞(古时7尺至8尺为一仞),树以松;诸侯半之,树以柏;大夫八尺,树以栾;士四尺,树以槐;庶人无坟,树以杨柳。当时栾树的地位可见一斑。说起栾树和栾城,还有一个历史典故,周武王死后,其子周成王年幼继位,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。周成王十年(前1033年),周成王将唐地分封给弟弟叔虞,叔虞于是成为唐国国君,因此故称唐叔虞。唐叔虞死后,其子燮(燮父)继位。燮继位后迁居晋水之旁,改国号为晋。又过了三百年,即前745年,晋国开始发生动乱,晋昭侯把叔叔成师封在曲沃,由晋靖侯的孙子姬宾辅佐成师。这个姬宾封邑于太行之东,邢国北侧一带,就是现在的石家庄栾城一带,当时这里栾树甚多,姬宾就按照周礼,另立宗室。后人尊其为栾宾,这就是栾姓的得姓之祖。再后来,栾宾的后人栾书,更是威名赫赫。栾书历任晋景公、晋厉公、晋悼公三朝,并于前587年到前573年担任正卿,主政晋国,他才能卓越、颇识大体,“从谏如流”这个成语就是因他而得名。公元前586年,栾书被封邑于栾,这才有了栾邑以及栾城这个名称。

悠悠几千年,栾树开花落,枯萎又发芽,春观叶、夏看花,秋冬赏果,棵棵栾树见证了岁月的更替变迁。它的美“一年能占十月春”;它的叶、花、果实均具有价值;它的叶片随季节推进会由嫩红、油绿而黄绿色变化;它的果实是由绿、浅黄、橙红而红褐色变化;它色彩丰富,绮丽多变,又极容易种植,没有丝毫名贵花木的娇贵气质。

我不由得被它深深地折服了,看它的枝干粗壮并不很挺拔,看它的叶片娇美也不很妩媚,看它的果实绚烂也不很辉煌,它不像喜欢风情万种,不像喜欢恣肆放纵,更不像喜欢追名逐利,攀龙附凤之辈。它不过就是普普通通、安安静静、踏踏实实地做它自己而已。

朵朵白云悬浮在湛蓝的天空下,一街两行的栾树上,一棵挨着一棵,都挂满密密麻麻的金灿灿的小花朵。置身于白云黄花之间,闭目合十,是演绎着秋的神话,闻诵着花的味道,还是过目着一个城市的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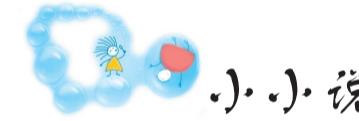
做人亦如此树,甚好!

(作者单位: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)



渤海日出

王小雪 摄



□ 孙长林

李梦经常梦见那个爱做梦的年龄,梦见满天飞舞的茅草,梦见他的爹娘,梦见“铁良头”,还有二奶奶。

70多岁的二奶奶什么时候来的,敲了多长时间门,他不知道,他爹娘也不知道。

门外的“呜呜”声,是风和电线在嘶打扭拽。门外的“咚咚”声,是风卷起沙石击打在门上。门外一个老人的敲门声,早被风沙折腾出的响动淹没了。

“呜呜 咚咚 …… 咚咚 呜呜 …… 呜呜 咚咚 ……”

“二婶儿不易呀,不成器的‘铁良头’早早没了……”梦里的爹还在叹息。

“他还欠咱家200块钱呢……”梦里的娘还想往下说。爹瞪了娘一眼,就把娘的话吓回去了。

爹瞅着屋顶发愣,摩挲着将烟叶沫装进烟锅内。娘赶紧用火钳子夹起一小块煤,放到烟沫上,又夹回到炉中。

“咱们得去看看二婶儿……”爹跷起脚,把烟锅往鞋底上狠磕几下,抬腿往外就行,娘也跟了出来。

“哐当”一声被风掀开,爹娘都吓了一跳:门外二奶奶趿拉着两只椿叶大小的鞋,佝偻着与高低不平的地面平行的腰,用枯树枝一样的手拄着一根枯树枝,颤颤巍巍地站在他家门前。

门外晾晒的茅草被风卷起,横着飞的,竖着飞的,斜着飞的,飞着飞着,慢慢往下坠,坠着坠着,就坠到了二奶奶的头上,满天飞的咋就成了二奶奶干黄蓬乱的头发?

“我是来还债的,还我那该死的儿子该下的债……”一阵旋风裹挟起塘土,吹断了她游丝一样的声音。

“我搀您进屋吧……”娘嗓子里像堵了团棉花,上前两步,稳稳扶住二奶奶。

“铁良头”是二奶奶唯一的儿子。梦里的“铁良头”爱穿西装系领带,每天公鸡一打鸣,别人下地锄草施肥,他蹬着猪皮

# 茅草飞

做的皮鞋,东村走西村逛,去寻找“事业”。

“把田地侍弄侍弄吧……”村里长辈数落他。

“我不愿意一辈子像你们一样土里刨食!”“铁良头”眼睛向上,神态像城里人。

梦里“铁良头”圪蹴在院里,脸上堆满笑,向多借那桶放在墙角的柴油。柴油是爹准备给打夯机砸基盖房用的,80年代一桶油值200元左右,没想到爹居然一口应允了。

“铁良头”旋动油桶刚出院门,娘就跑过来责怪爹:“他是谁?你还不清楚吗?”爹没有理会娘,扛上锄头下地了。

梦里“铁良头”着家越来越少,来讨债的人越来越多。二奶奶挨个赔不是,说该下的钱由她来还……50来岁的二奶奶眼神充满忧伤,话语却掷地有声。

10年后,梦里“铁良头”摸黑回来了,跟刚从二奶奶家出来的爹撞了满怀。爹没有告诉别人“铁良头”回来,隔三岔五背着娘,背着村里人,送去些白面白菜。

后来村里人还是知道了,都去“探病”,都说“铁良头”的胃出了毛病,一吃就吐,吃啥吐啥。

二奶奶没再数落“铁良头”,家里好吃的她都拿出来给他吃。二奶奶知道他啥也吃不下去,但还是烧火做饭,一顿也不缺少。

也是一个房檐下挂着冰溜子的冬天,“铁良头”支撑不住了,40来岁的人瘦成了一根干柴。他咽气前抓着二奶奶的手,说他不愿意走,本想混出个人样……

梦里爹正在给“铁良头”穿寿衣,净面庞,梳头发,烧纸钱……

娘是坚决不让爹去的,李梦也不想让爹去。娘第一次跟爹大吵了一架。他也想跟爹吵,但他没敢。

梦里的二奶奶还在沟岸旁割茅草,还在昏暗的灯光下,把笤帚弓缠在腰际,两脚绷紧细钢丝绳,将一把把茅草环绕勒紧,用嘴咬着麻绳系牢,做出一

个个扫地用的笤帚、刷锅用的炊帚。

梦里的爹还是不听娘的话,隔段时间就去二奶奶家,把笤帚、炊帚驮到自行车上,到集市上卖,把钱如数交给二奶奶。

二奶奶就挨家挨户去还债,几张钱在二奶奶和邻居的手里推来推去,直到邻居接下钱,二奶奶才会离开。

娘看着二奶奶还别人家的钱,几次想跟爹说话,都被爹冰一样的脸色吓了回来。

二奶奶进屋后,伸出枯树枝般的手,从怀里掏出一方手帕,一块一块打开,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红红绿绿的毛票。

“大侄子,大侄媳妇,这是‘铁良头’,欠下的200块钱,我替他还来了……”

爹的两行热泪瞬间从眼眶里涌出,山呼海啸一般的呜咽声从爹的喉管里发出……娘看着爹的样子惊呆了,站在二奶奶身边不知所措。

爹“噗通”一声跪在二奶奶面前:“二婶啊!你们从来不欠我们,我欠你们钱呀!要不是当年二叔垫上我偷的钱,下跪求人告语我,跟谁也不说,我也不会有这个家呀……”

二奶奶也掩面抽泣起来:“大侄子,你二叔走前跟我说过这事儿,可咱们心里都得有自己呀,这么多年太苦累你了……”

娘也跪在二奶奶面前,任爹娘央告哀求,二奶奶还是把钱放到了炕上。二奶奶搀扶起爹娘:“一年年的,绑笤帚的茅草都能活成自己,咱们也得活出自己!”

爹左边一个,娘右边一个,搀扶二奶奶向门口走。风又把茅草撒向了空中,横着飞的,竖着飞的,斜着飞的,倒着飞的……李梦看到满天飞的,都是柔如丝刚如锋的身影。

多年以后,李梦从梦中醒来,望着窗外大都市星星点点的夜色,他觉得,他的梦和那片故土上的乡亲们的梦一样,其实一直都是醒着的。

梦里爹正在给“铁良头”穿寿衣,净面庞,梳头发,烧纸钱……

娘是坚决不让爹去的,李梦也不想让爹去。娘第一次跟爹大吵了一架。他也想跟爹吵,但他没敢。

梦里的二奶奶还在沟岸旁割茅草,还在昏暗的灯光下,把笤帚弓缠在腰际,两脚绷紧细钢丝绳,将一把把茅草环绕勒紧,用嘴咬着麻绳系牢,做出一

(作者单位:河北高速交警总队唐山支队)



# 柴火

□ 刘兰根

对于柴火的记忆我总是那么深刻,那些柴火燃起的炊烟曾带给我多少关于吃的美好幻想。

公社时期,父亲在外工作,母亲一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,分的粮食不够吃,还经常被扣工分,每年年底父亲还要向生产队交钱。分的柴火也很少,母亲说当时家里劳力多的人家分的柴火用车拉,我们家就母亲一个劳力,还经常耽误出工,分的柴火用筐背不了几趟就没有了。为省着用柴,母亲舍不得开大灶火。她在房檐下垒起一个小土灶,架一口小铁锅,每顿煮一点点粥,让我们姐弟吃罗底下的细面粥,她自己吃罗上面的粗渣粥。冬天里,母亲经常起大早去搂树叶,平时在沟边看到个干树枝也要捡回来。

分田到户后,我们姐弟相继上了村小学,母亲每天都忙着下地侍弄那10亩责任田。到秋后,母亲把房前的闲地整理好,等着往里边放柴火,那年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,母亲喜笑颜开。

母亲种了好几亩棉花,经济收入非常可观,我们姐弟都有了新衣服,棉花柴堆了高高的那一垛,母亲说够烧一年的了。

别看很多能烧的物件都叫柴火,其实里面大有讲究。晒好的谷秧被称作“柴干”,用铡刀铡过,这是喂头牲的好草料。玉米秆称为“棒秸”,也用铡刀铡过用来喂头牲,留下少量的棒秸烧火用。

玉米芯称为“棒核”,玉米皮称为“棒皮”。家里足够的柴火让母亲感到了生活的踏实和富裕。她让姥爷来把锅头重新泥好,风箱换了新鸡毛,泡桐木的小风箱拉起来特别省劲,“咕噜咕噜”声音清脆响亮。我喜欢烧火,总是抢烧火的任務,母亲边在灶前忙活,边指导我用柴火的技巧,烙饼时要用麦秸和棒皮这类软柴,饼不容易糊,做熟面时可以用棒核、棒秸加少量的棉花柴,要做到饭熟柴尽,不能浪费柴火,蒸馒头是用棉花柴这种硬柴火,蒸馒头的锅里经常会同时蒸有红薯、胡萝卜、南瓜、茄子等,火大

前,那时候,母亲一人回到老家生活,因为年久失修,大土灶已被拆除,但是在饭棚子的一角,还是堆满了柴火,她从沟边发现了一堆别人不要的棒核,因为风吹雨淋,颜色也有些发黑,母亲还是宝贝一样用布书包包了几包回来,那时的母亲已没有力气再垒小土灶。直到母亲故去,那些柴火还静静地待在那里。每当我看到那些柴火,都会泪如泉涌:我终于深深理解了母亲,从苦日子走过来的母亲,对于柴火的向往和依赖超乎寻常,那种执念的情感,伴随着母亲的一生。

(作者单位:衡水冀州区人民检察院)